

## 大河边一个谦卑老区的故事

Tortosa 很美。这是一个融古罗马风阿拉伯味儿的城。不！确切地说，它不由自主，在中世纪什么时间的点上，停留了下来，昭示给今人它的往昔，好像默默流经河边教堂的艾布罗大河，径直地穿过横跨河面的桥梁，寻找进入地中海的河口。

保存完好的厚重石墙昭示古代风范，围绕这大教堂的是穆斯林风格的尖塔和园屋顶，谦卑到恭顺。周边的建筑群，应和了勤勉的加泰兰乡镇农人、渔夫和吉普赛“游侠”部族岁岁不断的往来，暂居和扩展。狭窄的、三四层高的本地旧居，鳞次栉比地铺满了古堡周围，不间断地战胜百年洪涝，把艾布罗大河两边覆盖成 3 万人口的家园—托儿托萨市。在当代，旧城市民把阳台搭建成花园儿，各色植物尽职守地塑造出安逸，各种饭食的味道飘散在每一个街角。人群，是最不寻常的风景。

在古堡威严耸立的山脚下，老城不多的几个小广场上，废墟还等着被 21 世纪的运输工具消灭，早上打七点半的钟楼敲响，送孩子上学的穆斯林妇女，小推车里坐着小不点儿，背上驮着，臂弯里夹着中溜的。一队队的母子图掠过，踏着圆滚的石子路，绵绵不断。间或几个吉普赛人妈妈，白皮肤黄头发，一样携大的带小的送去校门口。当地人很少见，有，多半也是择另路吧。小教堂电子时钟指到八点半以后，该男人们上班来了。旧城不多的几家店铺稀稀落落的当地人公司，懒洋洋地卸下门板，几辆面包车送货起货，商业贸易活动就要开始了。老城区集中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巴基斯坦人开了一间又一间网吧兼打长途的电话亭。北美和撒哈拉南部青壮年劳动力，没有短工打，都聚集在这些店铺门口，或等待包工头儿来招募，或通知亲友熟人给家里捎信儿，汇报实情。太阳升到斜挂在三楼的房檐角上，教堂那边传来 10 点的钟声，半上午。行政官员，巡逻警察，提公文包的律师法官又成了街上来去匆匆，夺人眼目的主角。老区里原居民都搬走了，剩下些老年人孤孤单单，下楼去买个药，喝个茶，找个太阳照得到的长椅坐下，唠唠叨叨。沸腾的生活本质上并不在这里。

沸腾的生活在靠边的新区里上演着。那里完全是和世界任何一个商业社会一模一样的：街道、汽车、废气味儿，卖时装的，电子行，打折的家具家电，驾校和房地产中介。谁也不停下，谁也不认识谁。

我们的 NGO 就进入老区，最多人流的三角地租下办公室。欧洲凡带有古迹的市镇都经历了衰败和人口外迁的历史，贫困家庭和重复出租给外来人，是一种时间过渡。政府战略把文化公立设施嵌入老区，这里有开放时间很长的市民图书馆，语言培训中心，吸引闲在家里的移民家属免费学习加泰兰语言。

这是位于 Ebro 大河 入海口的一个平原，盛产橘子、橄榄、水稻。在一架钢铁桥底下，来旅游的外乡人会发现一个城市历史博物馆，全年免费开放，据说是市民自发的公益项目支撑这个校外教育资源。那里面展出的橄榄油压榨技巧，照片和实物让人联想一个薪火不断的古老民间艺术。当然，还有几个世纪不断的洪水泛滥，水位达到 20 米以上的街道住宅，怪不得教堂角落上画着标记，粗心的游客，在商店购买精美包装的稻米和明信片，会忽略、差异这些特别的纪念品。这条大河养育着发源地到入海口四个省流域的庄稼，牲畜繁殖和人口，百分之八十是用来灌溉，如果风调雨顺，匀给其他省市用水不是什么大困难，于是从佛朗哥军人政府就开始拟定调水计划，到了民主发展阶段，近 20 年执政的社会党因为腐败和无能，让位给后来跟随美国“违法

地”参加打伊拉克，导致马德里地铁恐怖袭击，反对大河引水的群众运动就毫不动摇地发展壮大。当地人的正义感来源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反法西斯传统，这个位于三省不管的小镇，遭希特勒的飞机轰炸，村庄焚毁死伤无数，独裁者竟然还在镇内河床上建筑城市雕塑，弘扬二次大战以后的国威军威。民主之后，一代孙子辈份的共和国后代成长起来，和老人们一起形成当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纽带。只要缺乏公义他们的志愿活动就没有停歇。

2008 冬季发现连续三年雨水不足，2 月旱情严重。加泰罗尼亚地方自治政策，环境法案，彼时加泰兰民族恰逢三党联合掌握权利，我们看来是第一次玩政治上“实验”游戏，好在破除了 20 年总督管制似的 CIU 一党独大。很久没有机会执掌议会的是社会党、联合左派绿党、民族独立党三党联盟，在五月进入夏季前发出巴塞罗那城市缺水警报，预备紧急调动巴拿马籍两艘货船，从塔拉高那港装运 Ebro 河水救急。运水计划在媒体和各种环保声讨下马上实施，各政治力量冒着垮台，提前下台的风险，到五月突然天降大雨，主要工业区和城市周围储蓄用水瞬间积满——人报不如天报！

2008 年 6 月 18 号，政府废除多年来形形色色的引水方案，让这条大河遵循“天道”，决议里说如此可避免流域下游的种植业盐碱化，入海口三角洲地面沉降和回归，水里引进外来物种，如谁都不知从哪飘来的黑颜色水草。引流导致可能的流量减少，将影响沿海渔业，在欧盟内部，西班牙本身艰难的自我发展，加之海岸线景观已被房地产投机糟改毁坏，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损失，正被欧盟新的海岸线法规判处“死刑”等。退下总统角色的萨巴特罗，这位共和国烈士的孙子，感慨地说在他当总统期间没能对单一的房地产经济模式作出什么改变，是他一生最大遗憾。

相信这是西班牙历史最年轻的掌权人肺腑之言。不能不让人联想前期两个大党轮流计划将河水瓜分，引入干旱南方各省市。甚至一直到农业大棚世界穆尔西亚，或装船运往马约而卡外岛。荒谬的设计连同世界性的房地产投机，把海岸线景观一并葬送掉，要在欧盟通过海岸线保护法以后，重新考虑怎样重新整顿这些水泥森林。

反引水运动的标志，一个被结扎的管道，在 Tortosa 作为城市雕塑广场和进入市区要道上随处可见。当年穿着印有这个标志的志愿者们，在一个周末做大轿车从上游结队成群下来，示威游行，开群众大会，发动宣言书上签名运动，市民互动，是自我教育运动。2010 年上游城市萨拉高萨，趁着举办世博会变为世界水资源论坛的中心。出生在

Tortosa 的前联合国教科文秘书长费德里格马约尔（Zalagoza）之开幕讲话，他本身就是这条大河的子孙和亲人。民间的反抗引水团体 PFE，作为非政府组织和环保尖兵，好似承担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分搞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分散在社区里，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一旦任何不公不义的事情出现，他们又回到第一线，我记得



一年又一年坚持的反对核发电运动，也是陶尔陶沙附近几个村镇环保运动，也叫做公民运动的亮色。萨拉高萨，用加泰兰语拼写做 Salagosa，有着和智利一般的地型地貌，下游入海口的嘉泰隆尼亚，不仅被艾布罗大河联系起来，民众运动也一脉相承。

曾经有一部国家电视台的连续记录片，让一位老左派，号称“Zalagoza 城的良心”作家加歌手安东尼奥（jose antonio Lapordeta）为导游，沿着这条和以及引导观众认识内陆不出名的山岗、村落，拍摄过一部极美的风光片“背包上的国家”。

反对引水计划的运动平台积极分子，各个都是不出名的行吟诗人，宣传和鼓励被动消极的底层人群，反抗资本权威，保卫人类自己的家园。每次媒体报道某个周末在小镇

上聚集几千民间抗议活动，人人身穿印上截止管道的图案背心，自动在河堤上刷出“河水即使生命”的蓝色标语。我们也不能忘记持续好几年的反核电群众运动。那是位于 30 公里 ASCO 村艾布罗河边，阿斯柯一号核电站曾非常“低调地”出过火灾事故，当局对公众发表的灾害评估，显然是掩盖了风险的最低一级。后来议论再次开工和关乎周边民生的反对意见，始终被压抑在政府和媒体共谋的“地方问题”少数人既得利益“这样的话语中。给读者和电视观众打造的印象，是一一切都控制得很好。

西班牙以及欧盟全境内的反对核电运动如火如荼：绿色和平进入了这个从来就是南方的，位于富庶的嘉泰隆尼亚和瓦伦西亚之间，跟贫穷的特鲁埃尔接壤的艾布罗大河冲积平原，小小的 ASCO 核电村落和周边的群众，人人探讨国家怎么招标，要由私人竞标来进行核废料处理，当地的联合左派 IU 和绿党联合，尽管被称为议会里面的“去掉咖啡因”的 Light 党，被缺乏公允的”投票法案“困扰，永远占极少议员席位，但是一时间大学生，青年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并且推动了民间的合作农业活动，让当地农产品在本地规模消费，节约运输成本。全球化的公平贸易，在这里特别见微知著，每个公共场合的咖啡及都是南美洲咖啡农民亲手研磨的，烟民们从来不抽美国品牌，当地美国汉堡和炒鸡连锁冷冷清清。农庄采用环保驱虫法，成片的桔园农场给环境垃圾减轻了极大的负担。市政府颁布规定，在周日假期引市民们去河边高教育性活动，规划垂钓划艇和泛舟，控制对旅游河水的过分开发。

我们的 NGO 在当地实施银行基金会社会工程，一个社区发展项目，为了改造多元共融的城市老区，减低贫困，进一步调动在地人力能源。

叫做“多文化社区嵌入 ICI”的项目（Intervención Comunitaria Intercultural）初期还使用传统社会工作技巧，帮助弱势群体，扶助外来族裔融入的视角。到 2010 年由当地 NGO 技术执行，当地政府承担行政保障，专门的科学委员会来督导，以开展十七个类似地区的小区为田野实验地，将一般人很难懂得的社会干预，划分得十分细致。

先把着眼点分成社区已经存在的教育、健康和居民关系三个板块上，比如教育可以分成更细致的三部分：民众，指在校生，大中小学 幼儿教育的对象和 特殊教育人群、欢迎班指外来移民子女，尚未掌握当地语言的补习班，潜在生源指还没有正式进入学堂，或因为宗教习俗，不愿意上学的少儿及家长，这部分动员 街头教育工作者，熟悉多族裔自我教育的人和 清真寺、家庭里学佛的小组，吉普赛教会的牧师们一起想办法，这也就进入了技术层面，当地公立和私立成人教育中心，所有技术含量的老师、辅导员、心理学专家、课外活动骨干、家长会，参与互动，给出一个 5-6 个人学年的时间，足够达到启动，深化和跟踪发展成果的时间。政府方面由于掌控教学阶段的大小活动计划，教育局官员，市政府教育官员，部，厅，局，市县教委都必须承诺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开启绿灯，不能以任何理由无视项目的科学理念和将外来人口包括进来的多元发展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来推荐的（UNESCO）整合一切校园内外的资源，共同发挥平民教育作用，在这次体现得尤为充分。

再来看健康卫生专题，也是将民众放在第一。根据科学顾问 Dra Milagros 从巴西学到的全民健保经验，所有的居民，所有健保设施、技术：医生、护士、医院 社工、防疫 营养专业人士，健保推动层，环保人士，跨文化医疗协调员（这个小镇加上附近村落医疗点有四人：摩洛哥，华人、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公立和私立的 康复场所，多发疑难病社团：什么抵抗毒品的，抵抗疼痛的，抵抗慢性疲劳的，阿尔茨

海默症，反艾滋病和 滥用药物的，或是关心亚健康 和非典型疾病的松散组织，关键的问题是预防和关怀多种族裔在一起，食品健康，预防公共卫生危机。

政府 部门卫生署 行政代表也属于必须承诺的体制框架。由于银行基金会保证了行动经费，地方官员只需要接收这个“礼物”，干预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项目，一份钱也不要花，可是要分享信息资源和活动报表，最终的健保质量评估和综合诊断书也是“坐享其成”。最值得一提的是医院里的专业人员，由于西班牙全民免费的医疗体系，医生护士良好的道德风尚，地方诊疗机构早就做好了多族裔患者平等对待，2000年开始出现免费的跨文化医疗协调员，语言沟通的服务并和心理专家早在 80 年代开展的移民心理调查，这 ICI 项目思维理念上一分为三的看法，从技术层面上保证推进的成功。

作为有着社会动员基础的小镇，市民关系这个“板块”打开思路，解读成多元的，新、老市民共同建筑公民社会。仍然按照一分为三，一，民众： 社团代表，私人基金会、 教会、 商家、 妇女，老人、青年，家庭松散群体，为首要的角色，二，技术移民事务官，私人基金会，教会，和 NGO 负责人代表为技术力量，最后的社会发展角色，但是仍然不可或缺，政府力量： 副市长 区长 私人基金会 教会扮演促进团结，化解危机，反对极右翼的法西斯排外势力角色。这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整合了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由银行赞助的活动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注入了正能量，它的结果不是打造乌托邦，而是出台“问题社区”的诊断报告，未来便于各个四人或公立机构、精英集团使用。执行团队分散在全境 17 个小区工作，每 3 个月进行评估，6 个月进行全体集中培训，保持标准化。我们的科学顾问，70 岁的意大利社会工作者马可和人类学家西梅内斯教授说，未来推广到欧洲西塔国家，希望避免伦敦或是法国城市郊外的移民社区危机，但愿 2013 年以后会如此，并影响欧盟公民社会的价值，ICI 的意义和得失，暂时看不到结论，我们自己，这些多年的移民成长为社会工作技术员的，只想到加来亚诺的诗句：“什么叫乌托邦，你走一步，地平线就退后一步，但是只要行走，既是乌托邦。”

夏航 2012 年从巴塞罗那到北京

我也可以介绍由馬可.馬契奧尼學習到的社工經驗，我願意強調以下幾點：

- 社會工作，絕不扶持依賴性。
- 社會工作，不稱呼服務對象為“使用者”，要稱“市民、公民“，賦予當家作主的權利。
- 社會工作最忌諱只是打補丁，要尋找問題的根本。